

《宗教与世界》丛书

宗教与文学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海伦·加德纳著

HELEN GARDNER



四川人民出版社

宗教与文学

海伦·加德纳著

沈弘江先春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年·成都

Religion and Literature
Helen Gardner

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译出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杨守年 陈万福
技术设计：凌志云

·《宗教与世界》丛书·

宗教与文学

海伦·加德纳 著

沈弘 江先春 译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 (成都盐道街3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发行

成都印刷一厂印刷

开本850×1168mm1/32 印张7 375 插页4 字数150千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220-09460-5/B·35 印数：1—3,000册

定价：3.05元

《宗教与世界》丛书

总 序

提起宗教，人们往往想起西天的佛，天上的神，然而，宗教就在我们周围的世界。提起宗教，我们自然想起寺庙的烟，教堂的顶；然而，宗教就在人们的心中。

作为历时最为久远、分布最为普遍、影响最为深广的人类现象之一，宗教与人的世界紧密相联。人类文明的各个部门，人类活动的各个方面，从哲学思想到文学艺术，从政治经济到文化教育，从道德伦理到惯例习俗，从科学理论到音乐美术，无论是社会的价值取向和共同素质，还是个人的心态结构和行为模式，都同宗教有着起初是浑然一体，尔后又相互渗透的关系。

马克思说：“宗教是这个世界的总的理论，是它的包罗万象的纲领。”“人就是人的世界”，要理解人，就要理解这个世界；要理解这个世界，就必须看其理论，挈其纲领。

当代宗教学家贝格尔说：“宗教是人建立神圣世界的活

动。”世界是人所理解的世界，要理解世界，就要理解人；要理解人，就必须考察其一切活动，其中包括人为世界立法，寻求或建立意义世界的活动。

现代宗教思想家蒂里希说：“宗教是人的终极关切。”人有种种关切和追求，但人不同于世间万物，因为人有精神性的、超乎自然和超越自我的关切和追求；人不但有对自我的意识，有探索人生意义的愿望，而且对终极存在或宇宙本原（尽管对之有不同的理解）的意识，有探索它并同它和谐一致的愿望。要理解人与世界，就必须研究形形色色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其中包括这种精神性的终极关切，包括这种超越自我而与终极存在和谐一致的愿望。

这一切，都与宗教有关，都显示出宗教与世界的关系。

在构成世界上各种文明的物质生产、组织制度和思想观念三个层面中，宗教同第一个层面相互影响，同第二个层面相互影响又相互重迭，同第三个层面既相互影响相互重迭，而且在其中还往往居于深层和核心的地位。在了解世界上各个民族或国家，了解它们的文明或文化的时候，我们应该尽力兼及于它们与宗教的错综复杂的关系，兼及于它们在各方面的历史发展和现实状况与其宗教的广泛深刻的关系；应该尽力从第一和第二层面深入于第三层面，深入于精神核心。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在对各族各国的社会文化和人类文明的认识中，增添角度，拓宽视野，由表及里，由浅入深，进而达到不仅识其形，而且知其神的境界！

对于宗教的人生观世界观内涵的研究，在我国应属一个“三径就荒，松菊犹存”的领域。在这个领域，我们应该尽力从全世界的思想资料中，了解全人类的各种看法；应该尽力从

自己的生活实践中，借助对这些思想资料的思考和批判而提出自己的看法，从而增进人类对自己、对世界的理解。编辑出版这套丛书，就是力求从这些思想的无尽长河中，掬起涓滴奉献国人，并且期望在不久的将来，国人可以将新鲜的活水，汇入其中！

何 光 沪

1988年1月 于北京

中 译 本 序

在人类创造的各种文化形式中，宗教和文学恐怕是历史上最能潜移默化大众心灵的两种形式。在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宗教，有了文学。氏族或部落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口头传说和神话，是史前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和主要表现；当时的宗教信仰与神话传说不可分割，而原始的诗歌和戏剧也往往同宗教仪式浑然一体。在有文字之后（文字本身也往往作为宗教活动的工具而产生），识字者爱读诗词小说，但从《诗经》到《红楼梦》，从荷马到托尔斯泰，文学里边都有宗教；不识字者常去求神拜佛，但从佛教的梵呗和变文，到基督教的赞美诗和圣剧，宗教里边也有文学。何况识字者也常常去寺庙、上教堂、信宗教，不识字者也常常看戏剧、听说书、爱文学。更不必提《圣经》、《古兰经》、《吠陀经》以及许多的佛经和儒经，既是各大文化传统的宗教经典，也是它们的文学经典。可以说，宗教与文学，从起源到发展，都一直互为表里，相互交融。读者不论是爱好文学，还是想研究宗教，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作一点探究，不仅十分必要，非常重要，且会饶有兴味，获

益匪浅。

读者面前的这本《宗教与文学》，是我国几十年来第一次出版的这方面的书。就是对宗教研究者和文学工作者来说，也是不可多得的。作者海伦·加德纳（Helen Gardner, 1908）是英国当代文学评论家，牛津大学文学博士，曾任牛津大学教授，不列颠科学院院士，皇家文学学会会员，美国艺术科学院院士，巴伐利亚艺术科学院院士，并曾获得大英帝国妇女勋章以及英美各大学多项荣誉学位。她的著作很多，尤以对宗教与文学、宗教诗歌以及对T.S.艾略特的研究为著。她在本书中，虽对艾略特颇有微辞，但也可以看出，艾略特本人对比他年轻20岁的她相当器重。这既反映出这位大文豪对晚辈的坦诚相待，也反映出她的不畏权威和独立思考精神。当然，这两点本属应当，也许只是在我们这里才值得一提。

诗是文学的灵魂，而悲剧则是“最高的诗”（叔本华语）。这在西方是普遍的看法。西方文学的先河——荷马史诗和古希腊悲剧是诗（其实中国文学的先河——《诗经》也是诗，以元曲为代表的中国戏剧，同样是诗剧），第一部系统的文学理论，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诗学》。所以这本讲宗教与文学的书，主要谈及的宗教与诗、宗教与悲剧，可以说是在探索宗教与文学的灵魂。

在本书第一部分，海伦·加德纳认为，悲剧是伟大的艺术作品，不伟大的悲剧就称不上是悲剧。“悲剧向我们展示出种种法则在人生中的作用、揭示出关于‘事物的本质’和人的本质的真理。”但悲剧是一种特殊的植物，不是在任何气候条件下都能生长的。历史上只有三四个短暂的时期出现过悲剧，它们都同前一个很长时代中宗教观念的特点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

加德纳首先用精炼而又精彩的文笔追溯了从古至今一些最主要的悲剧理论，包括亚里士多德、圣奥古斯丁、休谟、黑格尔、A.布拉德雷、叔本华、尼采、克尔凯郭尔、乌纳姆诺、C.S.路易斯、T.S.艾略特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等人的理论。这些人都是极其深刻而富于创见的文艺评论家或理论家，但绝大部分首先是哲学家、神学家或宗教思想家（其中只有A.布拉德雷以批评家知名，T.S.艾略特以诗人和戏剧家知名。但前者是著名的绝对唯心主义哲学家F.布拉德雷的弟弟，并编辑出版过与其兄接近的哲学家格林的著作；后者则是20世纪英语世界最负盛名的基督教诗人，其《基督教与文化》一书在基督教社会文化思想方面也是独树一帜的著作）。加德纳清醒地指出了这种种悲剧理论的精髓与缺陷所在，同时总结道：“哲学家和任何一位充分思考过所谓‘人生哲学’的普通人都会发现，悲剧证实和阐明了他们自己关于‘人、自然和人生’的信仰和信念。”她认为，悲剧不仅表现了世界的偶然和人生的悲惨，而且探求事物发展的真相，使人强烈地感受到终极的神秘。

加德纳着重对古希腊悲剧和莎士比亚悲剧作了精辟的分析。她深入细致地探讨了这两者与希腊宗教和基督教的关系。希腊悲剧是古典时代所谓“负罪文化”的产物，它的死亡观、命运观、道德观念和对邪恶的看法，都与诸神的特性和希腊宗教的世界观有密切的联系（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被誉为历史上第一部剧本的《旧约圣经》中的《约伯记》，在加德纳笔下作为类似悲剧的作品得到了很好的阐述，这对于提醒我国文学工作者填补圣经文学研究方面的空白，无疑很有作用）。而“莎士比亚悲剧是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产生的，在那里，培根可以这样

写，而又不致于自相矛盾：‘顺境是《旧约》的祝福，逆境是《新约》的祝福；而后者更为清晰地显示了上帝的眷顾，带来了更大的天恩。’”莎士比亚悲剧是“基督教悲剧”，因为“它所揭示的神秘，都是从基督教的观念和表述中产生出来的，它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特点，都是与基督教的宗教感情和基督教的理解相联系的”，它与希腊悲剧之间的重要区别，“都源于基督教会的创立所引起的宗教思想革命。”基督教关于上帝创世、神意主宰、死人复活等方面的教义，极大地改变了人们对历史、命运和死亡等问题的看法。使罪与罚、良心与死亡成了悲剧的主题。基督教强调个体、强调个人责任和价值的人生观，使得个人经历成了悲剧的主要情节，使得莎士比亚悲剧充满了道德情感。“在莎士比亚悲剧的道德倾向里，在它强调怜悯是人类伟大的美德，并始终如一地把爱表现为给予而不是索取的意向里”，都有着“关于人类之善的典型的基督教观念”。由于莎士比亚歌颂的爱，其内涵远远超出了男女之爱和热烈的爱情，所以C.S.路易斯说：“与其说莎士比亚是我们最好的、毋宁说他是我们唯一的爱情诗人。”

加德纳还结合现代西方的宗教观念和情绪，分析了现代的种种悲剧观，分析了荒诞派戏剧《等待戈多》，奥尼尔的《长夜漫漫路遥遥》，艾略特的《大教堂里的谋杀》和《全家重聚》等现代名剧。她尖锐地批判了现代某些“暴行戏剧”对莎士比亚的篡改和对弗洛伊德的“庸俗化”，并且指出某些现代戏剧表现的世界和人生的混乱和浑沌，与神秘是“截然不同的两码事”。她对于某些现代派文艺的批评，对我们是很有启发的。

在本书第二部分，海伦·加德纳给宗教诗歌下了严格的定义（表达宗教信仰的诗歌），指出宗教诗歌同悲剧一样，只在

很少的一些时代得到繁荣，这同人们对诗歌和诗人作用的变化有关，也同人们的宗教思想和宗教体验的变化有关，二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把宗教诗歌作为文学的一个种类来进行研究的兴趣和价值之所在”。

关于宗教诗歌的稀少，18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S.约翰逊认为这是由于宗教诗人要表现的内容高于诗歌，求新的诗歌对于求真的宗教不相适应；当代大诗人T.S.艾略特认为这是由于宗教诗人太专注于自己的宗教意识，而宗教意识只是诗人意识的一小部分；《牛津基督教诗歌集》的编纂者大卫·塞梭爵士则认为这是由于宗教诗歌要表达既定的“应该感受的”东西，这就与诗歌表现个人的自发感受这一本质发生了冲突。加德纳对这三位基督教徒的诗歌理论作了敏锐而中肯的批评。她认为，在人们把诗歌视为表达共同信仰的艺术时，宗教诗歌就容易成功，而当人们一味要求诗人创新时，宗教诗歌所处的条件就不利。

“宗教并不限于态度、渴望、情感、思索和领悟，尽管它包含所有这些东西，但它把这些东西包括在一种被自觉接受的生活方式之中，要服从一些被感受为来自自我之外的有约束力的要求”。正如把悲剧同时代相联系一样，在此她也把宗教诗歌同时代紧紧地联系了起来。不同时代的不同条件，使人们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去描写宗教题材。她对于从中世纪直到现代的大量宗教诗歌的精辟分析表明，各个时代的时尚和世俗诗歌手法都对宗教诗歌有重要影响。她既看到了宗教对文学的影响，又看到了文学对宗教的影响。宗教与艺术“两者都根据各自内在的生长规律变化和发展，并与社会发展和各种思潮相互呼应和相互作用。宗教与社会及艺术与社会的关系是十分复杂、千变万化的……，宗教与艺术及宗教与世俗学术的关系也同样是复

杂多样、变化无常的”。除了这些我们显然可以接受的观点之外，她在对于从弥尔顿到C.卫斯理，从雪莱、济慈到艾略特、叶芝等大诗人的评论中，尤其是在对17世纪英国宗教诗歌的评论，对其兴旺繁荣、个性纷呈的原因的分析中，都提出了一些很有见地的意见。例如她以14世纪和15世纪宗教诗歌质量低劣为例，说明外部条件“太好”的时候对诗歌创作不一定有利。从她的分析中，我们既可以看到宗教气候的重大影响，更可以看到“精神上的自由”所起的巨大作用。

读毕本书，我们会对希腊悲剧、莎士比亚的悲剧和一些现代悲剧，对宗教诗歌，特别是对17世纪的英国诗歌，获得一种崭新的、更加深刻的认识。这种认识来自一个向为国人忽视的崭新角度。通过认识这些优秀文学作品中的宗教内涵，我们认识到了宗教对文学的巨大影响。“在每个时代之中，诗人们都根据那个时代的力量和局限，在人生的众多形象之中，展示了人作为一种能进行宗教崇拜的动物的形象，从而找到了种种方式来丰富我们的想象。”

最后可以一提的是，读者只要比较细致地阅读本书，一定会发现其中意味隽永的警句俯拾即是，令人目不暇接。诚如一篇书评所言：“这本思想丰富、博学多识、富于同情心的著作，不会辜负任何仔细的读者。”

何光沪

1987年12月25日

序

我希望在本书中一起发表的这两组演讲稿能够相互补充。第一组演讲稿即《宗教与悲剧》，最初是我于1965年春季在布里斯托大学所做的四次讲演。这些讲演乃为一个年度系列讲座而作，这个讲座要求学者们就他们的专题与基督教信仰之间的关系发表意见。1968年，坎特伯雷的肯特大学邀请我主持第二届T.S.艾略特纪念讲座，使我有机会再次研究这个题目，扩充和修订我以前的演讲稿，并涉及到更为广泛的领域。我当初构思这个问题是因为我对艾略特关于莎士比亚的某些说法感到不安，还因为艾略特曾多次试图把他自己的文学批评与其信仰联系起来，我曾仔细地思考过这一点。我想，纪念他的最好方式，莫过于讨论他一再提出并显然感到为难和苦恼的问题，尽管这些问题得不到完满的解答。

第二组演讲稿也同T.S.艾略特有关，他在几年前曾请我编一本宗教诗歌选集。当我被邀请到加利福尼亚大学主持1966年春季的埃文讲座时，我就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着手思考宗教诗歌的定义和选择问题。我发现有个问题同我在一年前讨论过的

悲剧稀有问题十分相似：即某些时期的宗教诗歌数量多、质量高，而其他时期的宗教诗歌不但数量很少，而且质量也普遍较低。在这些演讲中，我对宗教诗歌进行了严格的定义，把它看作是表达了宗教信仰的诗歌；并试图讨论各个不同时期的宗教诗人所能利用的不同形式。第一组演讲稿的题目比较广泛，定义不甚严格：诗人所处时代的宗教思想与诗人想象力的关系，它涉及生活的所有方面，而不局限于宗教信仰和宗教体验。因此，这两组演讲稿的写作是出于不同的目的；但它们都涉及文学和宗教感受的变化及其相互作用。正如艾略特所说：“宗教感情就像诗歌感情一样，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自然会有变化；即使信仰和教义都依然如故，感情仍然会变化”（《论诗歌和诗人》，1957年，第25页）。

我必须感谢布里斯托大学在1965年邀请我前去讲学，并且感谢肯特大学邀请我主持T.S.艾略特纪念讲座，使我在艾略特学院受到了殷勤的接待。我首次有幸访问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是在1954年，当时我以访问教授的身份在那儿讲学一个学期。我的第二次访问是在1966年春季，这次是前去主持由梅尔·埃文教授夫妇慷慨捐助设立的埃文讲座。这次访问比前一次更愉快，因为看到老朋友比结识新朋友更令人高兴。

我必须感谢维拉·缪尔夫人、路易斯·麦克尼斯的文学经纪人W.H.奥登先生和费伯父子出版公司，因为经过他们的同意，我得以在本书中引用《天使和姑娘相会》，《暂时如此》中的催眠曲和《秋天日记》的片断。

海伦·加德纳

1971年于牛津

这次重印我未做任何修改，只是订正了几处印刷错误。

海伦·加德纳

1983年于牛津

目 录

宗教与悲剧

(T.S.艾略特纪念讲座, 1968年)

第一讲	关于悲剧的种种概念	3
第二讲	古代悲剧	33
第三讲	莎士比亚悲剧	61
第四讲	当代悲剧观	95

宗教诗歌

(埃文讲座, 1966年)

第一讲	宗教诗歌的定义	131
第二讲	世俗诗歌与神圣诗歌	157
第三讲	17世纪宗教诗歌	191

